



◀「子龍鼎」內壁銘文。

人文歷史

五月中旬以來，流失海外七十九年的長沙戰國楚墓出土帛書《五行令》、《攻守占》回歸祖國，引發海內外華人的持續關注。中美雙方交接、起運過程的每個環節，都牽動着國人的心，激起一陣陣輿情反響，人們由此期盼更多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早日回歸。官方亦預告即將於七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「萬里回歸——新時代文物追索返還成果展」，回應公眾的熱情關心。

李文琳

流失文物追索返還駛入「快車道」

進入新時代，自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以來，流失文物追索

國際合作，是一項複雜工程。目前國際上開展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，主要依據一九七〇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《關於禁止和防

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》、一九九五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《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》。但這兩個公約沒有追溯力，即不適用於公約生效前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，解決不了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流失海外文物的索還問題。因此，一九九七年中國政府在加入《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》時聲明：「中國保留收回公約生效前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權利。」根據國博同事的回饋，收藏中國流失文物的外國博物館等公私營機構經常會說：他們這些藏品都是經過捐贈、購買等合法渠道入藏的，並不是從圓明園直接搶來的。我們的立場則是，這些被劫掠的文物，不管經過多少次洗白，都改變不了他們是被劫掠出境的歷史事實，中國政府對其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。

多年來，中國政府深度參與有關的國際合作，參與這方面的國際規則制定，包括二〇一四年《敦煌宣言》、二〇一二年《天龍山倡議》、與二一七國的雙邊協談、參與亞洲文化遺產保護聯盟等等。二〇二四年，中國聯合十八個文物原屬國聯合發布《青島建議書》，提出解決歷史上流失文物追索返還的原則性中國方案，作為落實「全球文明倡議」的具體舉措，是對藏有流失文物的西方博物館的集體回應。

其實歷史上中國文物「流失」海外，往往經歷複雜的過程。對其溯源及流轉歷史的研究，是追索工作的必要基礎及磋商談判的重要依據。長沙戰國楚墓於一九四二年，遭任全生等當地四個「土夫子」（即盜墓賊、盜掘，在棺槨中一竹篋內，發現一卷帛書及殘片（此地後稱「子彈庫」，這批文物按考古慣例稱「子彈庫帛書」）。帛書分為《四時令》、《五行令》、《攻守占》共三卷，多達九百餘字。《四時令》為第一卷，由文字和圖像組成，體現早期中華典籍圖、書並重的傳統，印證《圖書》概念的起源，而此次回歸的《五行令》、《攻守占》為第二、三卷，共計一百三十二件（組），內容包括一年四季十二月宜忌及攻城守城宜忌。這是已知我國最早的帛書（初稱「繒書」）實物，存世至今唯一的戰國典籍實物，學術界稱之為「東方死海文書」。

而盜墓賊當時將此帛書售予長沙南門外古董商唐鑒泉，後歸收藏家蔡季襄。蔡耗時兩年修復裝裱和臨摹、釋讀、研究，於一九四四年出版《晚周繒書考證》，這部「戰國孤本」首次重見天日。抗戰時期長沙淪陷後，一九四六年，蔡季襄帶著帛書來到上海，希望為這件實物拍攝紅外照片，以便辨認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跡。當時身在上海、熱衷搜集中國文物的美國人柯強，在長沙教書時就認識蔡。此時聞訊馬上找到蔡，聲稱自己已有兩部新式紅外線相機，將蔡誑至家中，藉口鏡頭故障，要求蔡把帛書暫留一天。第二天，蔡再向柯強索要帛書時，柯已擅自託人將帛書帶回美國。蔡當場憤怒索還，柯無賴詞詭延宕，最後一走了之，逃回美國。蔡又委託留學美國、受教於柯強的友人之子吳存柱，與柯交涉，均未果。新中國成立後，蔡將全部所藏捐獻國家。一九五五年，他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列席代表身份，在大會上將柯強盜竊帛書的經過作了陳述，並將當年被迫與柯強簽訂而柯拒絕履行的賠償契約，上交湖南省文化廳；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吳存柱，也出具了證明材料。這些都成為如今追索的原始證據。

▶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青銅重器「子龍鼎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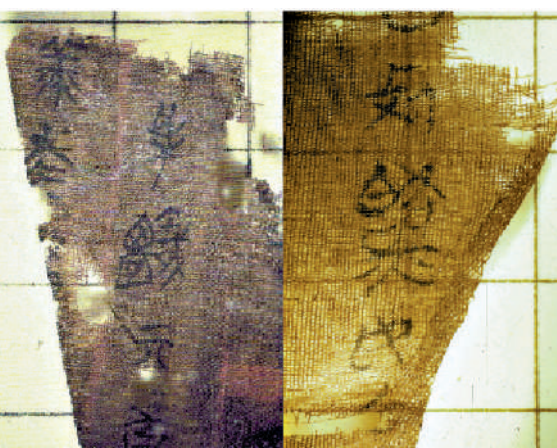
展訊	「回溯——廣州書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」	
時間	7月2日至7月7日	
地點	中國國家書院美術館（北京西三環北路54號）	

國寶子彈庫帛書79年後終返還

中國流失文物追索的萬里歸途

中國人為什麼對歷史文物情有獨鍾？為什麼執著於流失文物回歸？這是因為：

第一，自從四千多年前夏禹鑄九鼎以象徵天下九州，以鼎為代表的金石書畫、圖書典籍等傳國之寶，成為中華大一統傳統的象徵。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歸納的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之「突出的連續性」與「突出的統一性」。像故宮博物院的藏品，直接來自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皇宮內府，是傳承有序的國家收藏。在中國古代，「問鼎」是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；在近代，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文物的劫掠，在中國文化語境裏，屬於「窺伺中華神器」的罪惡行徑，是中華民族必須清算的「國仇家恨」。



▲子彈庫帛書局部。

返還駛入「快車道」，至今已有59批次2310件／套文物回歸，其中2024年8批次230件／套，今年三月份從美國紐約回歸的一宗41件。二〇二一年三月，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的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綱要》（簡稱「十四五」規劃綱要），明確提出：「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制度」，標誌着流失文物追索返還，成為國家意志，正式列入國家發展戰略規劃，並且常規化、制度化、法制化；接着在二〇二二年，中共中央辦公廳、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《「十四五」文化發展規劃》裏，明確提出：「加大流失文物追索返還工作力度」，作為「加強文物保護利用」重要的具體內容，國家文物局為此增設「流失文物追索返還辦公室」。另外，新修訂的《文物保護法》也作出相應規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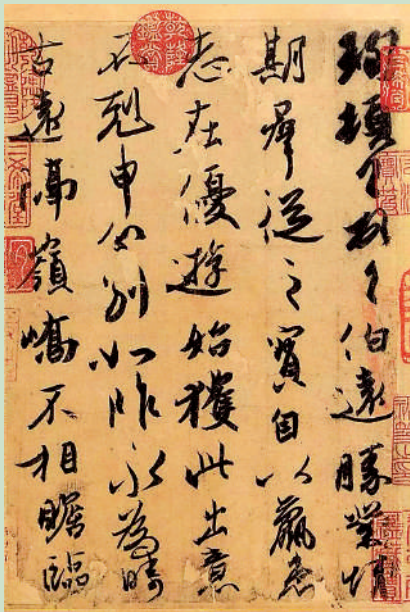
流失文物的追索返還工作，高度依賴國際合作，是一項複雜工程。目前國際上開展的流失文物追索返還，主要依據一九七〇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《關於禁止和防

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》、一九九五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《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》。但這兩個公約沒有追溯力，即不適用於公約生效前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，解決不了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流失海外文物的索還問題。因此，一九九七年中國政府在加入《關於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》時聲明：「中國保留收回公約生效前被盜或非法出口文物的權利。」根據國博同事的回饋，收藏中國流失文物的外國博物館等公私營機構經常會說：他們這些藏品都是經過捐贈、購買等合法渠道入藏的，並不是從圓明園直接搶來的。我們的立場則是，這些被劫掠的文物，不管經過多少次洗白，都改變不了他們是被劫掠出境的歷史事實，中國政府對其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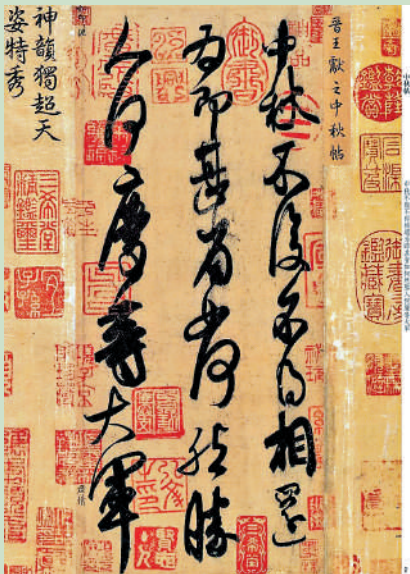
而盜墓賊當時將此帛書售予長沙南門外古董商唐鑒泉，後歸收藏家蔡季襄。蔡耗時兩年修復裝裱和臨摹、釋讀、研究，於一九四四年出版《晚周繒書考證》，這部「戰國孤本」首次重見天日。抗戰時期長沙淪陷後，一九四六年，蔡季襄帶著帛書來到上海，希望為這件實物拍攝紅外照片，以便辨認上面模糊不清的字跡。當時身在上海、熱衷搜集中國文物的美國人柯強，在長沙教書時就認識蔡。此時聞訊馬上找到蔡，聲稱自己已有兩部新式紅外線相機，將蔡誑至家中，藉口鏡頭故障，要求蔡把帛書暫留一天。第二天，蔡再向柯強索要帛書時，柯已擅自託人將帛書帶回美國。蔡當場憤怒索還，柯無賴詞詭延宕，最後一走了之，逃回美國。蔡又委託留學美國、受教於柯強的友人之子吳存柱，與柯交涉，均未果。新中國成立後，蔡將全部所藏捐獻國家。一九五五年，他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列席代表身份，在大會上將柯強盜竊帛書的經過作了陳述，並將當年被迫與柯強簽訂而柯拒絕履行的賠償契約，上交湖南省文化廳；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吳存柱，也出具了證明材料。這些都成為如今追索的原始證據。

▶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青銅重器「子龍鼎」。

▶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青銅重器「子龍鼎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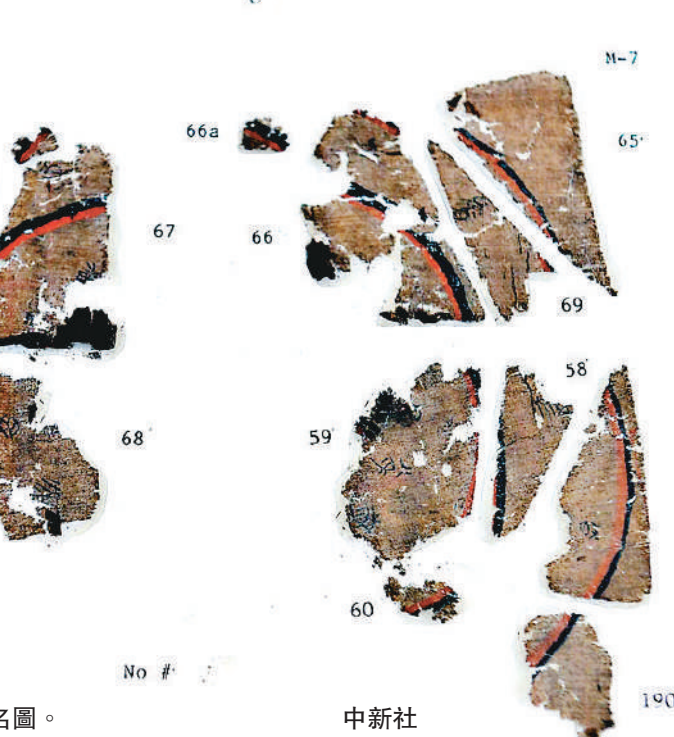
◀「三希」之一：王珣《伯遠帖》。



◀「三希」之一：王獻之《中秋帖》。



▼《攻守占》部分文字。中新社



▲《五行令》月名圖。

中新社

「回溯——廣州書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」開幕



▲「回溯——廣州書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」2日在中國國家書院美術館開幕。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：筆墨回溯嶺南藝脈，丹青廣續時代新章。昨日，「回溯——廣州書院暨青苗計劃文獻晉京展」在中國國家書院美術館開幕。本次展覽既是對廣州書院43年發展歷程的梳理，也是對其藝術成果的集中呈現。展覽在向北京乃至全國展現其創作實踐與學術探索工作成效的同時，也為京粵兩地深化藝術合作提供契機。

本次展覽以「回溯」為主線，以學術性和文獻性為主線，通過精選作品與歷史文獻的結合，系統呈現廣州書院學術傳承的歷史脈絡，在回溯歷史與開拓創新中展現其持續發展的創作活力與時代生機。展覽匯聚廣州書院資深畫家、在職畫家、青苗畫家的70餘幅佳作，

涵蓋中國畫、油畫、版畫、水彩畫等多種藝術形式，同時呈現劉畊、陳永鏘、張紹城、方士等歷任院長的院藏作品，全面展現廣州書院多元化的創作面貌和藝術探索。

薈萃老中青三代作品

展覽跨越老中青三代，既有德高望重的藝術前輩，也有嶄露頭角的青苗畫家，展現廣州書院在人才培養和梯隊建設方面的成效。透過本次展覽，不僅能看到廣州書院多年來人才培養的成果，更能感受到廣州書院在實施「青苗計劃」過程中對青年藝術家的悉心培養。以本次展覽為契機，在搭建互學互鑒交流平台的同時，也通過深化內地美術界的學術互動，推動中西畫學的創新

發展，促進新時代美術事業的繁榮。為進一步昇華展覽主題，開幕式後特別舉辦「回溯中的前瞻：美術創作『灣區經驗』的未來價值」研討會。研討會立足嶺南，放眼灣區，不僅為促進南北藝術對話提供新契機，更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多元藝術文化的交流互鑒，同時展現嶺南藝術在當代語境下的創新探索。

作為嶺南藝術重要的創作與研究機構，廣州書院自1982年成立以來，在推動嶺南文化藝術傳承與創新的過程中，創作大量反映時代精神、彰顯嶺南特色的精品。本次展覽在展示作品的同時，也精選廣州書院自籌建以來的重要批文、院刊、作品集等文獻資料，以及大事記、業務成果的相關照片、視頻等，集中呈現三代藝術家的心血結晶。